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609

淵鑑類函卷五十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前集

○樂門

樂器類

鼓

荀卿曰鼓象地堯有敢諫之鼓禹以五聲聽治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陳禮書曰考之於禮夏后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則三代鼓色可知矣左傳曰分唐叔以密須之鼓上林賦建靈鼉之鼓禮書曰鼓其聲象雷其大象天其樂象君故先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生皆謂之鼓以五音非鼓不節也

土鼓蕢桴

記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土鼓又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周禮籥章春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
暵祭蜡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蓋樂之作本於籥始於土鼓而周家
王業之興本於豳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蜡息老物則息使復本
反始而已

足鼓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鄭康成曰足謂四足

楹鼓

商頌曰置我鞉鼓明堂位曰商之楹鼓禮書曰楹鼓蓋為一楹而四稜
焉貫鼓於其端周禮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
階西南即楹鼓也鼗晉以後謂商制立之謂之建鼓

晉鼓

考工記鞮人為鼙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岑者
三之一上三正先儒謂晉鼓其義是也鼓人以晉鼓鼓金奏大司馬中
春教振旅軍將執晉鼓春秋昭二十五年與越戰載常建鼓章昭曰將軍執晉鼓

晉鼓謂為楹而植之蓋晉鼓建之於軍猶路鼓建之於寢非此則不建
矣禮書

靈鼓靈鼓路鼓

鼓人曰靁鼓鼓神祇靈鼓鼓社稷鼓鬼享大司樂靁鼓靈鼓靈鼗鼓路鼓路鼗鄭康成曰靁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
四面路鼓兩面蓋雷天聲也雷鼓以鼓神祇而祓日月亦天事也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先儒以為救用雷鼓是也靈鼓雷鼓鼓社而攻猛獸亦此事
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是也路鼓鬼享而四獵達窮者與遽令亦用
之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則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是也

鼖鼓

鞮人鼓長八尺鼓四尺四面也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鼓人鼖鼓鼓
軍事司馬仲春振旅諸侯執鼖鼓鎛師九軍之夜三鼖皆鼓之蓋鼖鼓
之於軍晝以作衆夜以警之書言鼖鼓在西序詩言鼖鼓維鏞此則鼖
鼓與鼓軍事者異矣是以周人尚之

提鼓

大司馬教振旅師帥執提鄭氏曰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鼙鼓

韓人為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則皋鼓中端而兩端下矣鼓人曰以鼙鼓鼓役事春秋傳曰魯人之皋蓋皋緩也役事以弗亟為義故以皋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皋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故以鼓節之而弗止詩曰鼉鼓逢逢

鼓鼓

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鞉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鞉大鞉謂鞉周官小師掌教鼓鼗鼓鼗朦掌播鼗蓋鼗之播也有鼓朦無柄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周禮圖曰鼗所以節樂賓至乃作樂故知賓至搖之以作樂也

鼗

周禮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小祭祀小樂事鼓棘鄭康成曰應擊也應與棘及朔皆鼓小也禮書引爾雅曰小鼓謂之應然則大祭祀皆鼓棘及應大射有朔擊應擊詩又以應配棘則朔擊乃棘鼓也

柷

周官太師曰大祭祀師瞽登歌令奏擊柷鄭康成曰柷形如鼓伏而為之著之以椎擊柷鼓乃歌也書曰搏柷琴瑟以詠注曰皆以擊為之

雅

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以教械樂鄭司農云雅狀如漆筒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鄭康成曰雅中有推筑師教以春雅者謂以築地樂記曰訊疾以雅孔頴達曰訊疾此奏此樂器以應之禮書曰樂者正也賓出而奏雅欲其辟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樂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

壎

周禮小師掌教塤瞽朦掌播塤爾雅曰大塤謂之嘂廣雅云說象秤錘

以土為之六孔詩何人斯有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琴

琴操曰伏羲作琴世本曰神農作琴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樂書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有五日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通典謂伏羲作琴以脩身理性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通典○自宋朝高宗中興易以子脩之制未不忘武備也然而令之琴者其高宗之制數以中興小琴改小雅曰大琴謂之雅二十七絃齊咸曰黃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通典○王文中鼓琴有鈞者曰美哉琴心也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子驟而歌南風鈞者曰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漢蔡邕益琴為九絃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命宋文濟取琴中七絃撫之而已編○琴之為器古堂上樂也堂上之樂有玉磬有琴有瑟而堂下之樂有柷敔鼗鼓晉鼓鑮鐘特鐘編鐘編磬笙竽塤簫篪篴邃管牘雅是為雅樂之器今皆不用故時俗寡得而聞維琴瑟邃管形制僅存而至與邃管又流於胡部惟琴得用於士君子蓋古之士常自鄉琴琴而不專於樂二之事故其傳積久而用特隆然時變樂隳殊失其法太古之琴七尺有二寸而一絃後世聖人裁為八尺六寸而廣舜益之以五絃至周武王復增變宮變徵而為七其巨絃濁名黃鐘而推當於宮次大蔟商次姑洗角次蕤賓變徵次林鐘正徵次南呂羽而最後為應鍾變宮三分其絃之長以補上中下三十六律之聲總而計之得二百五十二聲當其用於均操抑揆之次而律呂旋相之不同亦皆聲是七聲以為法而

不可雜依於一律以為聲而不可說今之為琴一切異古長及尋仞圍隱肘枕而無定數驟易二絃使叶中呂而為高角去其變宮變徵而增少宮少商或一操而變用衆律或一引而涉歷於數徽其廣曲之無制流聲之不依求徒煩手搖音播美聽而已 吳儀琴堂序見延平志

琴

世本曰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尚書傳曰大琴敬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蓋越底孔也疏達通之也朱絃練而朱之也蓋絲不練則勁而聲清練則熟而聲濁孔小則聲急大者聲達故疏越以通其聲然後不至於太急練絲以濁其聲然後不失之太清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蓋用之以祭蓋有所謂傳然也周禮小師掌教琴瑟太師樂有雲和之琴瑟孤竹之琴瑟孤竹龍門之琴瑟爾雅後世高漸離之擊筑細項箏柱之造箏漢之瑟瑟壁篌晉之臥

咸此皆於瑟瑟而為之歟禮書

柷敔止籈

樂記曰聖人作聖控揭書曰鼗擊鳴球合止柷敔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旣平依我磬聲旣備旣具和我鼓聲先儒謂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似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 本朝依唐制以竹為籈長三尺四寸破一端為十二莖樂將止先擊其首次三遍之此以漢大予樂言之蓋鼓柷謂之止欲戒止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籈欲脩潔於其後也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齟齬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聲之所出以虛為本桐虛而不實故為琴瑟糠虛而不實故為搏拊以虛然後可以設控以空然後可擊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故敔為伏虎之形則實而已

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械樂鄭司農曰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虛中第無底其端有兩空鬆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通典曰舂杵亦謂之頌相相助也以鄭樂也或謂梁孝王以築雎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雎陽操用舂牘後代因之

笙竽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通典曰未知禮人也禮曰三笙一和而成聲爾雅笙師掌教吹竽笙大者十九簧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竽三十六簧竽長四尺竽長四尺二寸簧金鍱為之後世雅樂和皆二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置謂之義管每變均易調則更用之樂鄭氏曰笙者五聲之長故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唱則諸樂皆和蓋後世之樂然也

小師掌教簫管笙師掌教吹簫篪書曰簫韶九成詩曰簫管備舉禮禮從

簫

以簫管書於簫言樂成詩於簫言備舉禮凡言簫多在笙竽之後則簫奏蓋後於竽矣簫竹為之其狀如鳳翼其聲如鳳聲爾雅曰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篞郭璞曰言二十三管長四尺篞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曰簫十管長二尺易說長尺四寸僊圖雅簫長一尺四寸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頌簫長尺二寸十弧傳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蔡邕曰簫編竹有底長則濁短則清以密窒其底而增損之則和蓋皆述其傳然也漢元帝云吹洞簫者蓋有底爾

篪

周禮笙師掌教吹篪爾雅大篪謂之沂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曰八孔鄭司農曰七孔不可放也後世有胡篪流約曰胡篪出於胡吹非雅樂也

篴

周禮笙師掌教篴爾雅大篴謂之沂郭璞曰篴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四孔京房加一孔以備五音風俗通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笛長尺四寸

然漢以前固有笛矣但尺四寸者仲所作耳後世有長笛有短笛有義
觜笛架横吹曲曰下馬吹横笛有義觜笛如横笛而加觜西涼樂也有七孔者有八孔者皆適一時之
所造也

籥

明堂位曰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笙師掌教竽籥師掌教國子
舞羽吹籥籥章掌擊土鼓吹豳籥蓋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
是乎生命之曰籥以黍谷之氣在是故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去其有聲者置其無聲者則吹籥而舞可知爾雅曰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筊
廣雅曰籥七孔老萇曰籥六孔鄭康成曰籥如笛三孔郭璞曰籥三孔
而短當從郭鄭之說禮書

管

下管鼓鼓周禮小師掌教籥管鼓朦掌教籥管笙師掌吹竽笙管大司樂
圜丘孤竹管方丘孫竹管宗廟陰竹管燕禮大射皆下管新宮禮記曰
下管象詩曰磬管鏘鏘簫管備舉爾雅曰大管謂之籟其中謂之篞小
者謂之筦鄭司農曰管如笛六孔說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鄭康
成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

簧

詩曰吹笙鼓簧又云執簧又曰並坐鼓簧又曰巧言如簧記曰女媧之
笙簧觀此宜若簧非笙也先儒以為笙中之簧其說拘矣漢武內傳鼓
柄靈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色竹簧然經無明說豈古之遺制歟

鍾

明堂位曰垂之和鍾世本曰睡作鍾傳曰伏羲之孫鼓延始為鍾又曰
黃帝命伶倫與榮援依十二鍾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錞居一謂之鍾鼎
之齊堯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鍾口角也干鼓鉦舞四者鍾體也角銳二
者鍾柄也旋幹柄上環也蒙所以蔽鼓鉦舞之處也樂記曰鍾聲鏗鏗
以立號號以動衆國語曰景王將鑄無射為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
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
伶州鳩曰樂器重皆從細輕者從大是次金尚羽石尚角又律所次立

均出磬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左傳伶州鳩曰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今鍾槬矣爾雅曰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謂之剫晉時劍縣氏於田中得一鍾長三寸口徑四寸曰棧唐氏岑陽耕者得古鍾高尺餘揚枹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劑拭有刻在兩欒果然晉克銘之役銘於景鍾魯李武子所得於齊之良

磬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郭樊曰形似望而為之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禮書曰蓋特毊之磬也大戴禮曰毊一磬而尚拊則堂上亦有特毊之磬矣世本曰無句作磬禮書曰句與枹非二人皇或然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句一矩有半鬰其博為一律也股後長二前長三律也禮書曰磬方中二知則倨其博為股為二律前長三律也禮書曰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云服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鏗成曰服外面鼓內而尚拊則磬在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小大長短鉏銖而貫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孚二寸則餘推此可知矣

編鍾磬

周禮磬師掌教擊編鍾鄭氏曰擊亦編而鍾言編者蓋鍾有不編者小胥正宮毊之位王宮毊鄭司農曰諸侯軒毊鄭康成曰判毊左右面也諸侯卿大夫判毊鄭康成曰判毊左右面也卿大夫之合又空北面也特毊鄭康成曰特毊一肆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曰鍾磬者編而在簴謂之堵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上也賈公彥疏曰大夫聲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以為數樂毊之法收數於兩又倍之為十六也薛圖曰天子八堵四肆諸侯六堵三肆卿大夫四堵二肆士二堵一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四毊鍾東毊磬士半天子之士毊磬而已。漢樂歌云高張四毊神來燕享謂宮毊也晉攷宋齊毊鍾磬大淮相似皆十六架黃鍾之宮其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南編鍾隋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宮毊陳布之法唐造逢萊宮成充庭七十架編鍾在東編磬在西間元十六大樂曲制九天子宮毊軒毊之樂鎛鍾十二編鍾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六簴

簴簨

詩曰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簨簴殷朱干玉戚周之璧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

屬而設筍簴考工記曰梓人爲筍簴[陳禮書曰]植者爲簴橫者爲筍筍上有崇牙詩注曰崇牙上飾卷然可垂也簴上設業詩注大板也所以飾筍縣如鋸齒業上植羽而有端有璧[翌]鏤簴飾以蠯蠯周禮曰擊其所垂由其簴鳴嶌蠯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羽蠯聲清揚而遠聞筍飾以鱗小首而長搏兌而鴈若無力而輕筍飾以鱗是者謂之鱗蠯以爲筍

堂上堂下樂

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而繼之以擊石拊石戛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搏拊鼓類也是舜之時堂上有戛擊堂下有柷敔堂上有鳴球堂下有石磬堂上有搏拊堂下有鼗鼓也詩言設業設簴崇牙植羽鞉聲柷敔簫管備舉皆有周之庭儀禮樂簴皆在兩階之間此堂下之樂也商頌曰既戒既備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言堂下之管鼓依我堂上之磬聲也[禮書]

金鎛

鼓人以金鐸止鼓注云鐸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卻[卒長執之]百人長也樂記曰復亂以武復謂反復也亂猶理也武謂金鐃也謂舞畢之時舞人必反復鳴此金鐃而治理之欲退之時亦擊此金鐃而退之

金鐸

鼓人以金鐸通鼓注云大鈴也振之以通鼓憂官司馬執鐸謂兩司馬振之以通鼓兩司馬者二十五人之長也[樂記曰]天上夾振之

金鐲

鼓人[職曰]以金鐲節鼓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則鳴之以爲鼓節公司馬執之[公司馬]伍長也

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協五行則金木水火土也[角爲木商爲金徵爲火羽爲水宮爲土]象五事則視聽言貌思也[角爲貌商爲言徵爲視羽爲聽宮爲思]配五常則仁義禮智信也[角爲仁商爲

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又月令孟春之月其音角角觸也物觸而出故主春孟夏其音徵徵祉也物盛大故主夏中央土其音宮中也居中央為四聲之綱也孟秋其音商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故主秋孟冬其音羽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故主冬並見前漢之志其五聲之相生也黃鍾為宮而管九寸九分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六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八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六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八上生下者其數損下生上者其數益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濁者大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羽徵之聲又清於角。史記曰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動腎而和正禮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

樂書

太師曰金石絲竹匏木也遏與曰八音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一曰乾之音石其風不周乾主石也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坎主皮策鼓也三曰艮之音匏其風融艮主匏笙也四曰震之音竹其風明庶震主竹簫篪也五曰巽之音木其風清明巽主木柷敔也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離主絲琴瑟也七曰坤之音土其風涼坤主土演音也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閶闔兌主金鍾音也其配八方則東為震西為兌南為離北為坎東南為巽東北為艮西北為乾西南為坤是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又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國語曰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問之於伶州鳩對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樂器重者從細石重金輕者從大絲輕毛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絲尚宮匏尚議革木一聲又曰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宣之毛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如是而鑄之金擊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禮書曰金石絲木匏土革竹而天下之音有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者其能究此乎蓋樂器重者從輕者從大小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金重者也故尚羽絲輕者從細石輕於金而重於毛絲故尚角匏竹無大細之陳故尚議革木無清濁之變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

樂聲類

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固舞之所由生也震
昔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陳禮書文舞于東階武舞于西階舞常在先文舞在後何則書言舞干
羽則先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後羽樂記言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明堂
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後大夏孔晁以干羽為文舞先之矣周禮大司樂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則先
存六代之樂舞也樂記曰武始而北出象觀兵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分陝而治也六
成而復綴以崇說者曰此武王之舞也舞有文武舞師教兵舞鄭康成曰兵謂
戚也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鄭康成曰帗五采繒而為之師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皇析羽為之舞旱暵之事大抵
文舞以羽籥武舞以干戚周禮國曰文雖用羽籥蓋亦有干書所謂舞
羽而傳者以為象武王伐紂是也武雖用干戚蓋亦有羽詩所謂方將萬舞而傳者以為舞文舞是也
以羽覆干但干不勝羽耳萬舞舞以干戟羽不勝干耳此說恐未然舞有
大小大司樂以六舞教國子大舞見前樂師教國子小舞帔羽舞皇舞
大舞有其儀而無其章小舞有其章而無其儀小舞大武氏之樂干舞人舞也
也所謂萬舞者即武舞也何休釋公羊萬舞之說以為象武王伐紂是
又有所謂夷舞者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鄭康成
之以東夷之舞龡入掌教舞夷樂鄭康成曰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父舞通
引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侏離南夷之樂任朮西夷之樂株離北夷之樂禁
時殺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干舞助時生
教舞散舞野人為樂之善者北夷之樂禁
時藏也狄鞮曰門外舞之所謂野舞者龡入
削商籥曰夏籥九德鄭康成曰夏籥文舞也見前樂師教國子小舞帔羽舞皇舞
聖人之洪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詩曰美哉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濩者曰美哉周之盛也見舞韶濩者曰
有人舞鄭司農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
之無不載也

周之六舞

舞師之職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

飾翡翠之羽旄舞者鑾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牧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旌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元曰牧旌五采繒今靈星舞干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

西漢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高祖廟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者本舜樂名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舞以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朝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

唐之制樂凡三大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以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之及即位宴會必奏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鶴翔吕才以圖教樂工魏證等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初成觀者扼腕踴躍諸將上壽群臣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之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正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即吕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十四人舞之號曰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六年詔郊廟享宴奏文舞用之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依畫雲五采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州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

宋朝文武二舞

建隆元年有司上言請改一代樂名享太廟四室酌獻迎俎迎神樂章

認賞儼撰進四月儼上新定二舞十二樂曲名并樂章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德之舞至乾德四年和峴取尚書元德升聞之義請改文德為元德升聞之舞取尚書天下大定之義改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淳化二年和嶠上言元峴乾德中約唐志故事請改製定二舞之名舞有六變之象每變各有樂章歌詠太祖功業今親來歲正會之儀登歌五瑞之曲已從改制則文武二舞亦當有樂名案周易有化成天下之辭漢書有威加四海之歌望改舊元德升聞之舞為化成天下之舞天下大定為威加海內之舞一變象登壇講武二變象漳泉奉土三變象杭越來朝四變象克殄并汾五變象肅清銀夏六變象長還振旅每變樂章各一首詔可。祥符五年正月詔元德升聞之舞為威德升聞之舞并上可

文仁之舞

嘉祐八年八月學士院請仁宗廟室酌獻所用舞名曰大仁之舞并上樂章詔恭依行之

陸佃論羽舞干舞論舞萬舞

大舞文有羽舞籥武有干戚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小舞文有羽舞干舞是也大舞文曰籥舞蓋武所以壽天下則文所以和天下武曰萬舞蓋文以德勝武以教勝戰功曰多是也干舞干也羽舞鷟羽也至於籥舞用翟萬舞未干設鍚是之謂大然而大舞文雖用羽籥蓋亦有干故畫舞干羽于兩階而傳以為武舞文舞也武雖用戚蓋亦有羽故詩方將萬舞而傳以為以干羽為萬舞也又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亦云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然則以籥舞用干萬舞用羽其制柔何曰萬舞以干載羽不勝干籥舞以羽覆干干不勝羽詩曰蒙伐有苑苑討羽也伐中干也秦人蒙干以羽以討西戎則干或載羽舊矣若大夏文武中也故有干戚亦有羽籥故曰夏籥序興又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陸佃禮圖。傳曰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舞之始也發於其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侯之後是以周官樂

師樂成告備然後詔末瞽皐舞春秋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象武韶夏之舞在詩亭則舞蹈後和於詠歌在樂歌記則動容後於志咏聲也在孟子則舞蹈後於樂之實也以舞者乃樂之成也禮書

舞數

按左傳載衆仲之辭謂音八節而行八風者古之所謂舞也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者是言佾之數而不言舞之佾也杜元凱釋傳之義謂自八而下等而降之不殺其舞佾之數而殺其佾中之人且八音克諧然後樂成八人比列然後音節分如元凱之義則士之所舞凡四人焉其何以應八音之節哉善乎江左傳崇引服虔之義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等殺甚明其文義甚當春秋之時鄭伯內晉悼公其樂二八魏降能和諸戎晉侯錫以一八之樂此其證也由是而言則杜預之言非矣

舞衣

書曰舜之舞衣孔安國曰舜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然古者舞大夏則皮弁蒸憤舞大武則冕服其他無所經見特漢舞者之衣法五方謂之五行之舞蓋亦古之遺制歟陳祥道書

樂歌

歌

呂不韋春秋曰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遂草木四曰奮五投五曰敬天常六曰總萬方崔豹古今注云黃帝使岐伯以鼓延帝功七曰依地德八

然則祭祀養老諸侯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鄉飲燕禮皆間歌春秋之時諸侯相見必以詩歌而歌不類者不敢當也士大夫間亦各歌詩以相樂至於軍旅之間詩歌不發○樂記師乙曰愛者宜歌商溫良能斷者宜歌齊去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左傳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此乃未詳以前詩爽次第不同孔子刪詩大段整齊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祇則有歌歌應鼓鼗而祭天神地祇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享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致天神地祇無歌猶小祭祀不興舞也

漢興高祖過沛作大風歌令兒童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其後令佾得以四時歌像宗廟○

漢高祖自蜀伐楚必楯纛為前鋒其人勇而好鬬喜為歌舞高祖聽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命之習之後世有巴渝之音蓋自此始

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季延年為協律都尉舉司

馬相如作郊祀歌十九章十九章之名不能盡載然或以馬生渥洼而作歌或以得汾鼎而作歌或以得宛馬而作歌或以芝生甘泉而作歌或以獲赤鴈白麟而又皆作歌史記載帝初作宛馬歌汲黯進諫既而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又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元冥漢郊祀歌下詔於是乃更為之以青陽朱明西皓玄冥為四時之歌而東都郊祀歌亦因之東都郊祀歌青陽南郊歌朱明西郊歌西皓北郊歌元冥中壇歌后土皆從其方之色黃明

唐正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制景雲河清歌顯慶中呂才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

宋建隆中竇儼撰祭天地宗廟登歌之辭乾德中和峴請撰神龜甘露紫芝玄玉鬼五瑞龍鳳慶雲朝登歌之辭以備登歌崔四瑞樂章以備登歌

（群書考索前集五十一卷）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升刊行

○樂門

律類

十二律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為黃鍾丑為大呂寅為大蔟卯為夾鍾辰為姑洗巳為中呂午為蕤賓未為林鍾申為夷則酉為南呂戌為無射亥為應鍾陽月之管謂之律陰管謂之呂律者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陰管有六為呂者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此六者陰月之管謂之呂變陰陽之聲故為十二調謂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於樂故有十二

懸之樂焉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皆文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以合陰陽之聲者陰陽各有十二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午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未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大火酉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戌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星紀亥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子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寅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降婁卯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大梁辰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巳

管旋相為宮者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次九寸為法故用九自乘為管絃之數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又生取之數不出於八宮從黃鍾而起下生得八為林鍾上生太蔟亦復依八而取為商其增減之法以三為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其十二律相生之法皆以黃鍾為始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之法又制十二鍾准為十二律之正聲也先氏為鍾以律計其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子聲此正聲為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為倍半但先儒釋用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中呂之法又制十二鍾准為十二律之正聲也先氏為鍾以為子聲之鍾其為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子聲則四寸半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之子聲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之子聲夷則上生夾鍾之子聲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之子聲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長六寸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三分去一還以下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為林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為上下相生終於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聲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為二十四鍾通為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為均之時則通於

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為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得調也

歷代製造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元帝時即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奉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省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循八卦之變盡於六十四卦也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知法數毀故作玉甚歷食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謬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鍾高堂崇諫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政平刑措和之至也新春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死有亡之機怕由此作君舉必書占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焉

晉張華前最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矩矱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加各用猶實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夔之則宮定也因宮宜置之或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最為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韋心識最新律聲高以諧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正會作樂最自以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五尺最以校已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以段咸之如復激咸歸遂自制立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長九尺瞜岳高丁二分每

通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絃用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
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
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大蔟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
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二寸一分強
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雞賓絃用百八
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分強
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
長五尺三寸三分太強無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強
以通聲轉推用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二
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大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
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雞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
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
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竹以寫通聲較古夾鍾玉律并周代古鍾
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

陳山陽太守毛奕習京房候氣術陳古組考孫學之於奕周歲之月日冥於律冬至之日以黃
鍾感宮林鍾為徵大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隨月異宮匝歲而復○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
南歸魏頗聞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代
符問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鮮至後漢嘉平末張光
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暢
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常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
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切有意焉遂竭愚慮鑽
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黃鍾鍾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自出黃鍾鍾
造管深氣經史備存相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
管應時候聲驗古凶則定非之源証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
之至於準者本於代數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
則六十宮商相與微獨若分數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諧會小雖有方
相宣諸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小雖有方

若闕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首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諳此以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角徵羽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遞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末繚五調調器之法全於五聲清濁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大蔟為商林鍾為徵則其任羽順若均之八音猶鍼錯綵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雞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鍼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謂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夾鍾為商孤竹為徵何由可謂仲儒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大蔟為商林鍾為徵則其任羽順若均之八音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謂仲儒猶鍼錯綵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雞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鍼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謂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夾鍾為商孤竹為徵何由可謂仲儒

臣按樂書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變徵林鍾為徵夷則為羽南呂為變宮應鍾為變徵此七聲之正也其餘四律為閏黃鍾為清宮大呂為清商夾鍾為清角中呂為清羽此四清聲之變也蔡元定曰變宮生於林鍾之徵而用於黃鍾之宮變徵生於蕤賓之宮而用於林鍾之徵變宮之聲和而不哀變徵之聲哀而不傷蓋聲生於律而律有陰陽之異故聲有哀樂之分也

臣按漢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稱設畫以求其聲遂不辨准須柱以辨柱有高下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覺者迎前拽寸又案房准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是為於准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乘為二十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住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面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等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麤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有音聲其柱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案畫六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次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法以均絃器其調商為主平調以角為主然後參採衆聲以定

節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律之方並史文所署出仲儒愚恩若專有專此聲則不和平仲儒尋文分數精微如彼定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上不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書火燮壽不承傳而知音欲教而無師豈有豪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音哉但仲儒自省庸淺才分謬足正可粗識音韻總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謂佺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鄭玄通曉仲儒纘述而學亦師授云出已心又言旣器不仕必須更造然後究諧上違周舊之旨輒欲製造臣切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北齊神武霸府由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仲儒從芳學之

莫有過者又以編懸有八肉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請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幅明其音韻至是譯以其書竟不朝廷并立議正之有寶常者妙穿鍾律編辭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合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七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天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管杜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十二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嘆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知者多捨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惟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

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曆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應春雞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皆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是立調於是遂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天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宮變徵次為相生之道今請推黃鍾宮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雞賓為變徵餘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以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帝何安讐以學開推為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安又恥已宿儒下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定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林鄭玄又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唯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變簧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人之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

不能請究音律竇常又脩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三代修調古樂周之壁罅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律又近前漢之緊十可廢也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劉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談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詞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矣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安等脩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先子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夜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旦晚灰飛有多少或祝入月律宜待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旦晚灰飛有多少或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比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絃急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聞其言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而人贍遺饑餓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採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初有盧賁簫吉派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機去實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皆當所為皆歸於雅正雖公議不服然皆謂汝為神爨帝特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之子常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番安公子曲令言時入室中聞之大驚歡然而起變色嗟呼其子曰此曲興自已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斂衽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大唐高祖受禪罷國家務未遑改洞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大常少卿祖孝孫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初幸

圖書館

比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按禮記云
太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實以樂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
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為宮五郊明堂以大蔟為宮五郊朝
日以夾鍾為宮夕月以仲呂為宮祭天神奏元和之樂祀
祇奏順和宗廟奏承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
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饗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
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祖入奏雍和皇
帝祭享酌酒讀祝文及飲福酒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
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覽蕭吉
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以來用其十餘有五鍾俗號哇鍾冥然
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
近代唯用其十餘有五鍾俗號哇鍾冥然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
徹時人咸服其妙孝孫又採三禮更加籩豆依
周禮祭昊天上帝於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奏元和
之舞若祭地祇方丘以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
徵南呂為羽奏順和之舞神祇宗廟以黃鍾為宮大
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奏承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
鍾為宮奏元和之曲大蔟為角姑洗為徵蕤賓為羽則無射為商夾
奏元和順和承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
田宮以大蔟為宮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賓為宮並奏順和之曲
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享先以夾則為宮奏承和之
曲大享謚會奏肅和洗爵二調皇帝食畢以月律為宮並奏休和之曲
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皇帝大射奏騶虞
之曲並以姑洗為宮皇太子軒懸以姑洗為宮奏雍
承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大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
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奏黃鍾歌六
林鍾為宮其樂八變大蔟應鍾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為宮其樂六
變姑洗無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為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終王

公九終伏伯七終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前王元年十一月勅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宣陳設自今已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悉後用此舞餘祭並停乾元元年三月肅宗以太常擅鍾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有差錯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視享郊廟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鏞磬失度可盡悉更鑄磬來朕當於內定大常進入上集樂工巧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磬分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繫皆合五者是太常又於內造鑾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群書考索卷五十二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主簿薛寶校正

○律歷門

律呂類

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迭相為宮以應十二月之律此律之正也至於周禮九變之樂宮商徵羽之法考之七始之次序乃雜然而不同也周禮之變為人思而作人以情相合大呂大蔟應鍾律之相合者也將以致人思則安得以和生之正體而必其同歟音律之用自是而變益不窮掌於是求為法以通之京房之六十律通十二律之法也房受學於焦延壽既以律呂之本衍而相生始於黃鍾極於中呂然後又立執始去滅南事之名以畢之其為術亦精矣五音之叙宮商必濁徵羽

必清正也然律呂之用或相配而成或相反而生其清濁豈得獨有定體耶黃鍾之宮在十始之次則太蔟為商而濁在九變之序則太蔟為徵徵而清可疑也五音之宮商角為變徵徵羽為變周也然五聲之作具配則金木水火土其象則君臣民事物臣與民不可變變者君與事而已是故有變宮變徵而無變商角羽何分之瀆哉若所謂積黍為律之制此又古人定律之法後世學者紛紛於短長廣狹之辨卒不一也古者因一粒二米之黍以起數由一黍之多積而到於律度量衡皆以黍而定後世之黍未必皆與古同學者之法不生於自悟之心而責諸不同之黍其惑亦宜矣要之公孫崇之以長累寸即李照之以橫累寸也李照之以橫累分即胡瑗之以橫累尺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安得以不求法於心以斷之哉 劉芳之以廣積為律定於尺樂主於音音生於律律定於尺尺成於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無所準律亦自差若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司馬遷黃鍾之律八寸七分之一太蔟七寸七分之四應鍾五寸七分之二林鍾五寸

之三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蕤賓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蔡邕鄭元杜夔荀勗等所論尺有損益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為定始荀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知漢到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乃部著作郎劉秀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後汲冢得古周時五律及鑊聲與新律閤同干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勉律以命之其聲皆應時人稱其精密絕古○樂有所謂本中聲者樂之本亦有所謂末器者樂之末也秦本以正末若挈裘振領之易也就末以濟本猶治絲而棼之也先王之作樂豈徒事其干戚羽旄鍾磬管籥紛紜以為世俗觀美哉探天地之至賾救陰陽之妙美得所謂中聲者黃鍾之宮也楊子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禮曰量聲中黃鍾之宮月令曰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信乎其為樂本也黃鍾以一生三以三而生九九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餘律自此生也楊雄之作太元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其音之辯則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

信平無不在其中是則元之文高極蒼天深入黃泉大也包畛畿也企戚良由求黃鍾之法而創為方州部家也夫得黃鍾之法猶足以章元又況以是而制作焉不足以考中聲哉黃帝之雲門顓帝之五莖帝嚳之六英堯之咸池舜之簫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成王之大酌樂名雖異其中聲之和未始不本於黃鍾也是以奏之圜丘則神明降用之方澤則地祇昇摶拊琳球石則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來翔此德音之音雅樂之情也三代而下號為博識之士相與論撰定次多矣由漢已來則有京房六十律四調因而轉相相述又從而損益高下之其間祖意決著眉睫之論無所考者類皆棄經任傳徒紛紜為此聚訟也故有所謂中聲哉古語有曰黃鍾委棄瓦釜雷鳴吾知始為此發也曹設也夫鄭樂之聲清不太輕濁不太重高不至於揚下不至於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當以黃鍾之中聲求之也三山錄雜要訣○前漢之所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周景王時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六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之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蓋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君之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歌詠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也為之無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皆所以述時氣效節物也。五音尊卑清濁月令孟春其音角注云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正義曰元數奇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為濁卑者為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又律歷志云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土水又清輕羽既稟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

聲故其數多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土之聲濁其數參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為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為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主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為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也月令季夏之末云中央土其音宮正義云案律歷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君之象春三月其音皆角夏三月其音皆商秋三月其音皆徵冬三月其音皆羽

八音本五聲說

心感於內情形於外而聲出者樂之音也樂發聲則中之為宮章之為徵宇之為商羽此五聲原於五行也五方於器則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土宣之革木以節之八音所以諧八風也大司樂曰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聲此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然五聲者八音所從出也故金尚羽石尚角匏絲尚宮鞉竹

尚徵而無清濁之變其說以謂律呂和五聲而無清濁之變其說以謂律呂和五施之八音合以成樂也是則知音必自聲始故曰不知音者不可與言聲不知聲者不可言樂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繼之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則音本於聲者明矣

律呂相生

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者生五子失位有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也五五二十五并五凡三十也夫位者生三子亦五半謂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發實黃鍾也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也十就五十八為六十也言其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黃鍾大蔟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為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七等為其日之宮則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黃鍾生應育執始大呂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三分益一

下生三分呂一皆漢書律歷志云禮記○正義曰續通典云漢書所載律呂生皆一上一下起黃鍾九寸為首展轉生之修於仲呂得十二律所云下生者謂長管生短管也所謂上生者謂短管生長管也皆云三分其管而損益之應下生者損其一分各得其所生之管長短之數是則損常為短益常為長也假如黃鍾九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計九寸除其三分自然合成六寸即得六月林鍾之管謂之下生也如次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即三分合有二寸即與之數加於六寸之上自然合成八寸即得正月大蔟之管謂之上生也盡十二管其例一同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然則准黃鍾林鍾大蔟三管各得全寸之分餘外九管則有微分之數中三分損益自然之所致也據漢志又司馬遷等本法皆三分十月應鍾益一下之法而京房等遂從五月大呂之管惟長四寸有奇此是漢志一上生十二月大呂若用此法則本合下生夷則而京房等遂改為上生也無射本音應鍾重上也緣大呂一管改作上生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故大呂本合上生夷則而遂改為下生也夷則本合下生夾鍾而遂改易上生也夾鍾本合上生無射遂改為下生也無射本合下上生仲呂而遂改作上生也按晉書律曆志云禮音之體務在和損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常為無變然則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雖實重一生者通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謹案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何者既云異於本音常為無變何更云非相生之正耶按所以雖實重上生大呂者亦不獨在取聲和聲及吹候之用也其本意蓋取非管餘設欲使一例均同耳

添長八寸有奇夾鍾之管添長七寸有奇仲呂之管添長六寸有奇餘之九律並依漢志不改所以雖實本合下生大呂而遂改為上生因與應鍾重生上也緣大呂一管改作上生所以自大呂以下相生咸易漢志上下之號故大呂本合上生夷則而遂改為下生也夷則本合下生夾鍾而遂改易上生也夾鍾本合上生無射遂改為下生也無射本合下生仲呂而遂改作上生也按晉書律曆志云禮音之體務在和損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常為無變然則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雖實重一生者通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謹案晉書此說猶未盡其義何者既云異於本音常為無變何更云非相生之正耶按所以雖實重上生大呂者亦不獨在取聲和聲及吹候之用也其本意蓋取非管餘設欲使一例均同耳

律呂相乘之數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鄭元注云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之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

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蔟長八寸九七十二也
三分商益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
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
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為六十四也三分去一生
變宮三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以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三
皆南

聲律生於日辰

楊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
曰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
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日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
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類是也

律呂傳後之說

唐禮樂志云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
可以言傳懼益器失而聲處亡也乃多為聲以著之故始求聲音之宜
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十一黍之多積而為寸十寸為一
尺重積而為鈐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
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
有時而弊而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鈐兩皆起於黃鍾
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不棄使得律者可以制器量衡因度量衡亦可
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放
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聲藏
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
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後無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終始而憂世
之慮深其多為之法而丁寧纖悉可謂至矣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至
其聲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
舉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
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
本其風俗之所由

黃鍾之宮

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正義云黃鍾之宮於諸宮為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之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寔不用候氣也是以此項注云季夏氣到則黃鍾之宮應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鍾為宮音相應非為氣應也祭氏又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按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以為黃鍾半聲相應乎其說判也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謂黃鍾宮聲於諸呂雖長故云之宮耳。禮記正義曰國語云黃鍾所以宣養陽氣在中六氣不雨晦朔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惟事宣佈黃鍾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養六氣九功之德若施於人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也一

角徵說

夫五音相生而獨宮徵有變聲何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子者法變號令之所自出也宮故生徵法變號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徵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務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不可以遷遷則失其常矣商羽角三聲此其所以無變也君總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二聲必有變也

鍾律

月令注曰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律中者中猶應也孟春氣到則太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正義云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角律同處其大蔟次鍾六律六呂等皆是候氣管名又計太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為鍾名曰太蔟之鍾元生於太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律曆志云黃帝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其

雄鳴則為六律雌鳴為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為太蔟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律非也陽管為呂又陰律利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有二月皆稱律中也

律管

按司農注周禮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為之按律歷志黃者蕃合升不之黃鍾之管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掌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律應謂之吹灰者案室三重戶閉塗首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百管通也鄭氏云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理之取蘆葦燒之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穀覆之氣到則吹灰動穀矣

律空

圜九分九律

鄭玄圜九分者以九分為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圜六分則圜之大小邃管長短然皆以九分寸之數不可定故鄭氏皆以為圜九分也

九數

鄭氏注周禮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也去舊數旁要而以曰股替之為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馬融鄭子寶等更云今有又衰各為一篇未知所出今依鄭司農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禮記正義。度量權衡書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式遵斯制秦滅學之後紛綸莫定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唯繩嘉量採情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

中者子比方比方黑謂累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黃鍾九寸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其容以子受秬黍中者千有一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既平龠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衡物而生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為智為水水曰潤下智者謀也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準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夫起亦以絲起隋志曰孫子算法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

新義兼言穀秏

儀禮聘礼六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疏引鄭注總十籔曰秉秉十六斛為江淮間量名有為斛者

者今文籔為愈二百四十斗謂一車粟有五籔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束也筥今莒易之間刈禾盈把有名為筥毛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秉為一稌一車之禾三秉為千二百筥三十穬也

王制言古尺

周尺五人職云圭尺有二寸又云枋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為尺也王制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或言周尺八寸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以此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則合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今王制乃曰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與此不相應者蓋六國時變亂法變經文致亂不可用也禮記正義。周有十寸之尺有八寸之尺家語曰布指中寸布二知尺投壺記曰籌空中五扶堂上七扶

之羊傳曰膚寸而合莫氏曰指曰扶一指按手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曆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度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此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爲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陳禮書

造曆之時

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言漢文帝加詳焉既曰陳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顧且臨邊設狀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雖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變亂由是而百姓遂安皆老之人不到市廛遊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旨者也何則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律以候之其衆之相應自然知音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音律之為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三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

袞周正律

唐製十二和樂合四十四調八十四調又有九功九德之舞開元中更造三和樂郊廟元會册命大禮則用之自漁陽入寇樂工散亡樂音不嗣

周世宗

留意雅樂時王朴竇儼俱號知音顯德中命朴儼考正八音為一代之樂朴乃以古黍黑之容於審其度造成律樣以定六律六呂旋

制者宮之義續通典

宋朝考正音律

五代之亂禮樂之制寂然無聞太祖雖在兵革之間注意於禮樂之內故和峴之徒因周人舊樂創為一代之制其為典則有文德武德之舞用之宗廟而交神人之樂也以至太宗增崇阮之制真宗新隨月之律正既後李照參改和峴之徒而一鍾之所成近於大簇峴遂改造而調又高則是和峴失之於清而李照失之於濁也於是又制神龍紫芝甘露嘉禾玉兔之歌謂之五瑞又假律鑄十二鍾設黃鍾大呂大簇夾鍾以附四清聲之次以奏朝會登歌此其所以有雅鄭之異也。皇祐中仁宗祀明堂遂銳意樂律詔訪天下通知音律之士而胡瑗阮逸之徒相繼而起瑗以上黨之黍考正鍾律而鍾之不合於古制者三磬之不合於古制者十莫不按古樂為之仁宗遂造七均十二律造乾安之曲制化俗古文威功慶德之舞與夫大善大宰大順大慶大定大盛大明之舞相間之郊廟明堂故一代之典鼎新大備蓋由先和民心後正律呂而然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列行

前集

○曆數門

曆類

曆數之起尚矣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皇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筭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微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曆洎干少昊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實為曆正元鳥氏司分洎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卯顓帝則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為元是為曆宗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黎育重之後棄其業西漢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暮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盛夏三大康義和廢職虧一
至為上元又曰商曆得庚寅一行曰湯作商曆以十一月甲子合朔旦
法九章而五紀明曆法故自商周成正曆紀以應天道周衰天子不班
朔魯曆不正以閏餘之咸為部首故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
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以為在戌史書建亥衰十二年亦以
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杜塾虫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
百有餘年莫能正曆數五伯之末史官所紀惟有黃帝顓帝夏簡周文
魯曆秦兼天下用顓帝曆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月為正色
尚黑前漢志曰終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夏
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阮因之

漢興曆凡五變初襲秦正朔以張蒼言用顓帝曆北於六曆疏闊中最
為微近然正朔服色又覩其真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蒼傳曰
蒼為計相善筭曆以高祖十月始皇覇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推
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尚黑如故漢初言曆者本張蒼迨文帝詔公
孫臣魯人上德時曆制度蒼由此絀著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此漢初用

顓帝曆也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言曆紀
壞廢宜改正朔上與倪寬等議曰推傳序文則今夏之時也其以七年
為元年於是遂詔卿遷與侍郎尊天與星射姓等議造漢曆乃以前
曆上元泰初四年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
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即斗牛也太歲在子已得太歲所
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顓募治曆者更造案度各自增減以造
太初曆乃選鄧平等又與民間治曆二十餘人唐都洛下閎與焉部分
天部而閎運筭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侖積八十一寸則一日
之分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
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筭即閎平法名曰陽曆元朔月生陰曆
朔而後月乃生乃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
七家獨使淳于陵漸次治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
珠遂用鄧平曆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也張壽王言黃帝調律曆漢元
以來用之今不調宜更曆之過也詔下壽王不服有司

崇元等和俟鈞校諸曆詔幷依上林清臺課曆疏密凡十一家壽王課
疏遠二河王所治兩曆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
且徐萬治太初曆亦第一壽王李信治皇帝調曆皆疏闊壽王又妄言
太初虛四分日之一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竟以下更曆之
本驗在於天自漢曆初起丁丑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晨非堅定竟已日
丁丑雖一行亦曰元起丁丑推上元之歲皆不值甲寅鄧平李梵雖張衡用
曰太初多一日冬至未平十一度弦望不知動發於者得切其說亦爲密
近遽詔曰太初至今二百餘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以武帝
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辰
太初曆也孝成世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考敘其微妙作三
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要密其曆曰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
春秋二以日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周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
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
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易變春秋天
人之道也以易窮則變之數以春秋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三統也黃鍾爲天統始施於子半爲天正林鍾
爲地統受於丑初而畢於辰也太蔟爲人統受於寅初而成於申爲人功
於寅初而成於申爲人功自正月至七月申
甲辰商正月朔人以甲申周正月朔子
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邊韶日敬驗之春秋參以易道唐一行曰
三統曆以己卯爲堯商之歲非也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
日數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之歲益甚焉益甚焉班固謂其要妙著于漢志
且贊曰三統曆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準本之地然數之曆追
放春秋所書三十六食僅得其一故杜預放古今十曆以驗春秋乃知
三統之最疏　此劉歆三統曆也以上並出漢志後漢志曰自太初元年開三統曆施
行百餘年曆稍後天朔先
正當改天下初定未遑正求平中詔楊岑課弦望官曆皆失度今張盛
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始頗施
行是時盛方未明曆元但用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六天益遠章
帝知其[illegible]復詔治曆編訢李梵語改行四分曆而訢梵元以爲元首
十一月當先大帝使賈逵問衛承李崇等以爲月當先小勑無拘曆忌

數乘之謂於朔旦冬至也章月至日同朔旦冬至也章月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又曰夏數得
閏月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又曰夏數得
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三統也黃鍾爲天統始施於子半爲天正林鍾
爲地統受於丑初而畢於辰也太蔟爲人統受
於寅初而成於申爲人功自正月至七月申
甲辰商正月朔人以甲申周正月朔子
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邊韶日敬驗之春秋參以易道唐一行曰
三統曆以己卯爲堯商之歲非也今三統曆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
日數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之歲益甚焉益甚焉班固謂其要妙著于漢志
且贊曰三統曆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準本之地然數之曆追
放春秋所書三十六食僅得其一故杜預放古今十曆以驗春秋乃知
三統之最疏　此劉歆三統曆也以上並出漢志後漢志曰自太初元年開三統曆施
行百餘年曆稍後天朔先
正當改天下初定未遑正求平中詔楊岑課弦望官曆皆失度今張盛
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始頗施
行是時盛方未明曆元但用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太初六天益遠章
帝知其[illegible]復詔治曆編訢李梵語改行四分曆而訢梵元以爲元首
十一月當先大帝使賈逵問衛承李崇等以爲月當先小勑無拘曆忌

即易天地之數爲朔望之會是爲會月
十有五地

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曆遂定永元中寢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安帝
延光中詔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寢太初詔公卿施延等議太初
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雖密於太初寢不正皆不可用
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李法議四分曆起圖讖最正不宜易
甲寅元多失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順帝漢安二年邊韶上言章帝以保
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之文就用四分以庚申為元無明文按弦望遲
以知之准百官議奏恭帝訢等言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曆可
成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
未曆度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光武創之孝明脩之章帝行之其元則上統開
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奏可靈帝熹平中馮光陳晃言曆元不
正奈何議曰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
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及用四分以來改之行廢密於太初是新元數
於今日者也光晃以陰陽不和盜賊之興皆元之咎誠靈妄造勘劾之
四分曆違七十餘年而已謬差是以斗分太多按諸月行遂疎闊較之天度
不誠劉洪何承天纂天紀此東都四分曆也以上東漢志永光中宗緯上書正月
指言其失則疎太甚二月詔行甲法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
十六日月當食而四分曆以二月先曆食者十六事於是差多洪作七曜術時孫誠言繼法當改洪奏
宜用誠術遂用洪等施行誠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改古今曆法言
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一百四十五分
為斗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
易立數名為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
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
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曰四分於天出三百
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
心感其說采為六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
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統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
群奏翔首建恐不審故以乾象五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議
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巳丑實精密可長

行今朔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故日月食五事乾象四遠莫初一近胡術自疎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曆初遂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羌戾及日古暦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晦盈皆不及真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此皆依識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改紀之合與前代皆

所上推月頻三大頻二小此術法殊為奇異謂宜仍舊詔可又元嘉十四年河西王牧犍遣使獻河西趙歐所撰甲寅元曆通鑑自宋迄齊相仍用元嘉曆永武初以因循疎舊天監中因祖常進甲子元曆令太史候新檐二曆氣朔交會又七曜行度新曆密檐曆疎乃更用祖常所造甲子元曆又名大明曆至大同十年詔太史震氏更定新曆以甲子為元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之亂陳氏亦用祖仲之曆隋志。南朝之曆曰宋初曰大明曰新曆然甲寅元大同二曆不用宋初曆又後因晉四朝所用者元嘉甲子元嘉元曰甲寅元曰甲子元曰甲子元二曆而○

北朝元魏大武時崔浩上表言自泰始書而漢以來爻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宜改誤曆術若以從天道曰五寅元曆其後浩以國書之禍坐誅終魏之世惟用元始正光二曆而五寅元不果行也傳初魏入中原但得景初曆世祖克祖渠氏得趙歐元始曆時人以為密高宗興安元年始行之世宗以元始曆寖疎命更造新曆至肅宗正光中崔光取張龍翔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戊合為一曆以甲子為元應緯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宏詞又有信都

芳因祖常之法私撰靈憲增算月頻大頻小食必有朔證據甚明每云何承天亦用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其法亦莫效也又東魏興和元年以正元曆浸差命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興光曆西魏入關尚行興光曆法

北齊祖常之法私撰靈憲增算月頻大頻小食必有朔證據甚明每云之又與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上甲寅元曆後周明帝武定元年始造用曆於是胡亮遜庾季才及諸日者採祖常舊議通簡南北之術然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頻覩其謬故正光廢而天和作矣天和曆上於既鑾其後天象年間太史馬顯等上景德元曆即行之時隋高祖輔周欲以符命曜天下道士張賓知上意乃自言星曆有代謝之證乃更造新曆又名已曆何承天法微加增損行於開皇之四年賓曆既行劉孝孫張胄元註曰日影短長群臣咸以胄元綽其天所駁六條十七年張胄元為密乃不用胄元所造曆劉焯修其書名曰皇極曆又名甲子元更有增損仍于義寧並隋志。北朝曰五寅元曰正光曰靈憲曰之之曆曰元始曰正光曰靈憲也曰興光曰天保曰甲寅元此東魏高齊

之屬也曰天和曰景寅元曰皇極後世踳氏之曆也言曆者不一行之數十年輒復差謬故南朝之曆則必何承天為宗而北朝則依趙劉祖冲之以為南北曆之大旨也

唐志曰唐初始二刀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蓋高祖時仁均所造也用於武德之二年閱明年而月蝕比不驗明年詔祖孝孫等考定乃畧去其宂踈闊者其後崔善為李淳風復更定其數十條淳風又言仁均減除稍多定朔遂差一刻其二曰麟德甲子元曆高宗時李淳風作也戊寅曆既踈淳風乃增損劉焯皇極曆作是曆古曆有章蔀紀元有日分度參差不齊淳風為總法十三百四十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為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為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其三曰開元大衍曆僧一行所作也開元九年麟德曆書日蝕比不效詔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本志曰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大錄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作者皆依放而已切考其詳本於天地之二中始於冬至之中氣以晦朔定日月之會以日躔正周天之數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氣其原皆出於易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凡二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得二十四用此例以校古今之薄蝕五星之變差而開元曆課最第一然開元十二年七月朔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曆當蝕而皆不蝕杜預有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蝕者或有雖交而食者是也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限而從則差者益多矣肅宗時山人韓顯言大衍或誤顯乃增損其術更名曰至德曆然四曰實應五紀曆司天郭獻之等所上也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亦道虛四度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曆其與大衍小異者九事而已其五曰建中正元曆司天徐承嗣所上也德宗時五紀曆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徐承嗣等雜糅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上元七曜亦道虛四度建中四年曆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晷漏交會悉如五

紀法其六曰元和觀象曆司天徐昂所上也憲宗元和二年用之然無
章部之數至於察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其七曰長慶宣明
曆穆宗即位以為累世續終必更曆紀乃召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
上言七曜起赤道躔九慶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器漏
交會則稍增損之冀至新慶以歩五星其八曰景福崇元曆邊岡所造
也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邊岡筭改治新曆岡用筭巧能
駕馭易而實於本原用唐志修一行曆議曰易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各有合所以神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
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
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同度
也地有六律所以同聲也參伍相周窮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
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五十為大衍之母蓍
數之變九六皆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十六子之象也故交數通六
十是為天地之樞始終之緼蓋律曆之大紀也

五代初用唐崇元曆而曆閏祖時馬重績治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
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建大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雨水為
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
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於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
于朝建賜號調元曆行之五年轍差而復崇元曆周廣順中專士王處
訥私撰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而調元曆法既非古明元又臧其家萬分
齊政曆五代之時大畧如此而調元
止行民間其法既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曆皆止用於其國今亦亡
矣周世宗內修法度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歲餘朴奏曰自唐季以
來亂日失天性下致古道舉墜典敢不奉詔乃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
以立元測圭晷以候氣審朓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按疾遲以推星
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昇降而交蝕詳焉乃以一篇步日一篇步月
一篇步星以卦氣減沒為下篇都凡三篇曆經一卷曆十一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術曆一卷顯德為欽
天曆世宗加之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顯德欽天曆行

自前諸曆並廢用五代曆修行久則差

國朝建隆二年以王朴欽天曆時刻差繆命有司重加研覈四年王處訥上新曆號應天曆此國朝曆法之始也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置閏有差誤詔吳昭素等各造新曆而昭素曆頗精密賜號乾元此曆之一變也其後朔望有差真宗咸平四年史亭王熙元獻新曆更名儀天此曆之再變也始熙元等上儀天曆趙昭遽請覆之而不從後二歲而曆果差昭遽言其疑惑慶數稍繆復推驗之果如其說後以星躔差仁宗天聖中司天監復上新曆賜名崇天晏殊為序推曆之三變也英宗初司天言崇天曆五星之行及諸氣節有差又以日蝕差詔周琮等各造新曆以范鎮詳定惟琮曆最密乃用之號明天曆此曆之四變也初右通言琮曆不可用至

神宗熙寧中月食東方與曆不叶詔曆官雜候時有言衛朴適曆法召朴至朴言其失在冬元不當詔朴改造朴以已學為之視明天曆朝減二刻曆成行之沈括上之號奉天曆此曆之五變也九年奉天以日蝕不當詔集曆家考驗其後有司言奉天有後天之差肯詔改造曆

宗寧

寧三年命姚舜輔造曆名曰占天此曆之七變也未幾而蔡京令舜輔更造用帝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已卯曆成而名以紀元此曆之八變也紀元立朔既差定朏亦舛日食不驗

高宗建炎三年乃改造統元曆元用甲子日起甲子蓋自古造曆多起朔旦甲子夜半冬至徽猷輔用帝受命年月日之次也此曆之九變也壽皇以統元日食有差於是改造乾道曆又改淳熙曆又四朝志及會要修主上踐祚曆號曰會

元

章部紀元

揔提邁次黃龍掩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周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

總論

郎顗于中道營于外東漢

歐陽公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物皆可合也太初以律起數然其要在於候天地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形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著數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吾嘗因是而觀諸易矣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歷言者蓋事之在天下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修者莫如曆

四朝志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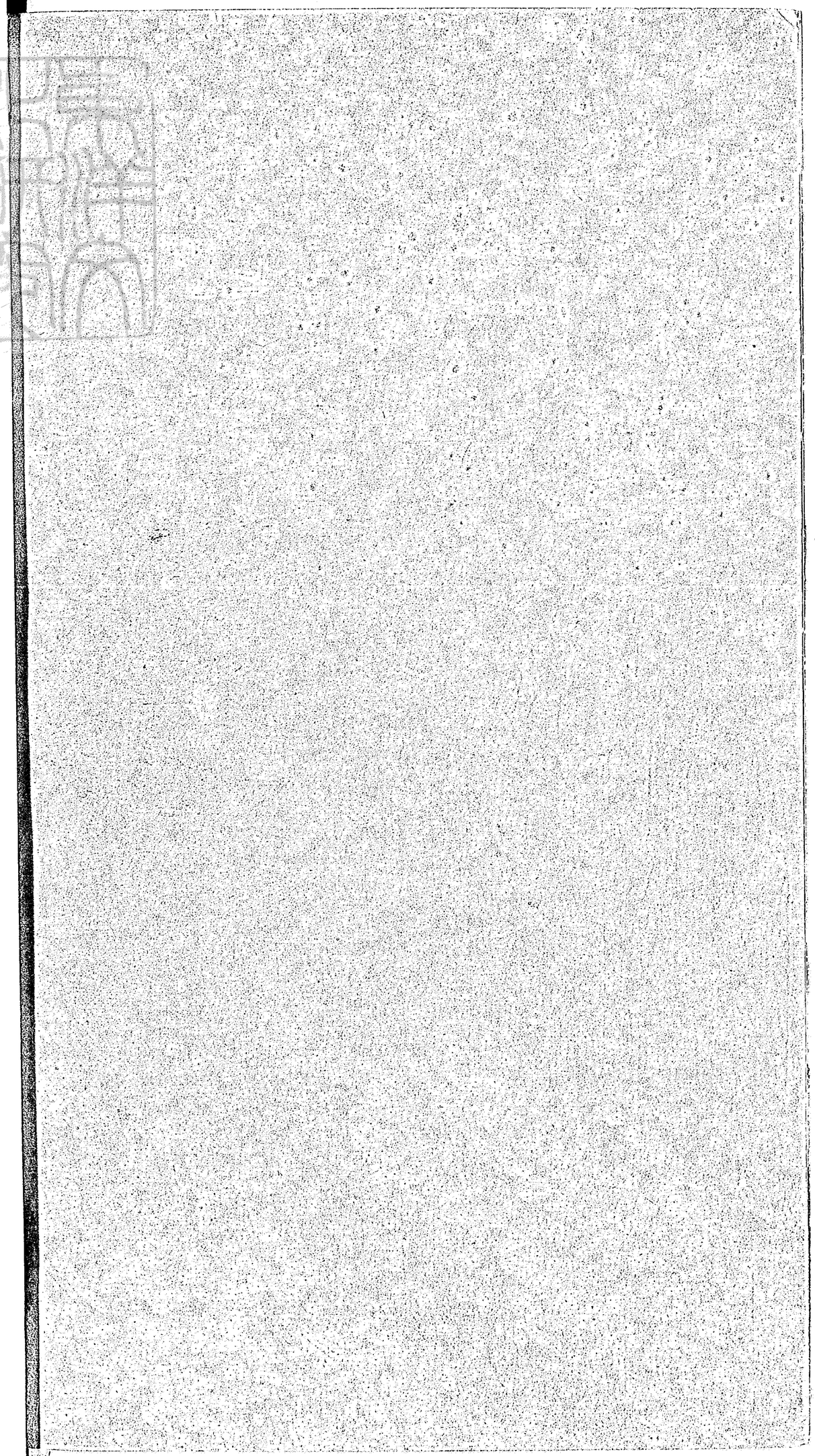
自古帝王必先改正曆象蓋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至立法考數固宜歷萬世而不惑往往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天地之幾其妙而不可測者常在於毫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嬴縮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積以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因其差而正之而曆家者流往往各持其說以相非揆至其議者又從而以私意輕重之漢唐以來曆之所以數變而無一定之說亦有由矣大抵漢曆五變而太初最密唐曆八改而大衍最密宋朝初用欽天曆至太平興國中始更定曆名曰乾元至咸平復改曰儀天天聖曰崇天嘉祐曰明天熙寧曰奉元元祐曰觀天崇寧曰占天後復改曰紀元蓋自乾元以至紀元凡八變法雖不同至於前民用授人時其歸則一矣

辨歲差

自漢改曆之初洛下閎謂八百年後當差一度然當時史官攷諸中星知太初曆已差五度而閎不知察蓋古之為曆未知有歲差之法其論冬至日月躔之宿一定不移而不知今歲之月躔在冬至者視去歲冬至之日躔常有不及之分至晉虞喜始覺其差遂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增其數以百年退一度又反不

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次七十五年退一度較之二家之曆雖為差近亦未甚密故唐一行復以大衍之法揆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自唐以來曆家皆宗其法迄于今日久不若統天曆之為漸密也大衍立法謂日躔於一歲之間行周天度來歲餘分而日已至為每歲若有不及之分故一度為三十四年而差一度今其實七十九年而退一度故是堯時之日月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自牽牛而退在斗二十六歷斗二十五迤運而退則在建星矣知歲差之法則知古今之中星不同可坐而判或者不知歲差之法每以堯典校之月令至於今日不啻差一次矣求其說而未得遂謂節氣有初中之殊又謂古以午為中今以未為中是皆自欺之說固不足信蓋嘗攷諸經史自堯以來至于宋朝冬至日躔各自不同然後知歲差之法固不可廢大衍曆推帝堯紲紀之端日在虛一度則為火虛昏皆以仲月昏中參於堯典考諸堯時日之所在冬至在虛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冬至日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六度春分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今之統元曆冬至在斗二度夏至在井十八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自冬至之日黃道至斗為極南黃道極南之所出氐入申故日亦出氐入申又漸退而北行至於春分正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進而至夏至黃道至井而極北之所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自夏至後日漸退而至於秋分復當黃赤道之交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又退而至於冬至復如初極之於南矣日之出入也北而復南南而復北者黃道之勢使然也故太元經曰日一北而萬物生一南而萬物死正謂是矣月之行天也循黃道內外而東黃道內曰陽曆外曰陰曆與黃道赤道相去最遠者二十四度月道與黃道相去最遠者六度日行黃道月行九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必由於黃道而出入故兼言為九道也然此特言其大槩爾至五代王朴乃以黃道一周分為九節一節之中分

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斜正之勢無所隱遯明月之行道備於此矣日之行也舒月之行也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速先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晦其循黃道左右而進也春分弦以東并亦猶日之冬至而極北也秋分弦於南斗亦猶日之夏至而極南也然不可與月同側景者以月有入陰陽曆之差也故周官有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此也至五星之行其出入夫陰陽之曆大畧與日月不異然其伏見遲留進退前後又各不同當以五緯推步法求之可也（渾儀畧說裴胄之問董生曰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年日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唐李榮國史補）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為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為日法四分則用朞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為斗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七十九為蠡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增損又如此之異何耶秦初諸曆則日為一法至大衍又合日度為一法秦初諸曆則餘分置於十分至大衍則餘分置於蠡分此又何耶秦祖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為最詳開元之所求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為筭而終唐之世號為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為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為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千三百五為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二百五為斗分漢之曆或以八十一為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為筭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為數則一也若夫孝昭清臺之候課諸曆法號為得宜而張壽王書乃

以陰陽不調為更曆之過章帝元和之詔用四分曆其法頗疎而考光
陳晃之論乃以為不合於國讖此皆不經之言也